

新書集



7.7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新 春 集

新生事物短篇小说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25 字数: 108千

1975年3月第一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4,45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55 每册: 0.32元

毛 主 席 语 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
是决定一切的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
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
力。

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
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，是在革命
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。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本反映经过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。作品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，反映了工人理论队伍，赤脚医生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“五·七”干校，实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等新生事物，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。

作者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，作品短小精悍，富于时代特点和较强的战斗性，生活气息较浓，适合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阅读。

目 录

山村来信·····	吴 潇 (1)
凤落山·····	韦 苇 (22)
阵地·····	陈寿朋 (50)
车轮滚滚·····	柳 飞 (63)
焕发青春·····	于振海 (78)
登向更高峰·····	郑忠 鲁非 田丰仁 (87)
“草原大学”·····	邵长波 (96)
斗风记·····	马沛然 (110)
银花朵朵·····	殷晓华 桑瑞敏 (124)
山村里的故事·····	丁茂 王琳 (135)
回乡路上·····	栗 永 (149)

山村来信

吴 潇

最近，盟委办公室把我从团委调到秘书组，要我去帮助审查整理一部分先进典型材料，因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要召开了。

我的办公室桌上，摆着一大摞材料。这些材料，有的来自辽阔草原，有的来自偏僻山村，看着这些材料，使我闻到了农村谷物的芬芳。我的眼前，好似一下闪现出了一群群朝气蓬勃的男女青年，他们象一棵棵青翠的小松树，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；又象一只只矫健的山鹰，在广阔的天空里，展翅翱翔。

突然，一个熟悉的人名和地名，跳进我的眼帘：“陈志耘，永灵公社胜利大队。”啊？真是她！我的心里顿时象在一个平静的湖里扔进了一块巨石，激起千层波浪，引起无穷的遐想。

志耘，是我的表妹，原来名叫芝云，志耘是她下乡时改的。我姑父是盟委宣传部的副部长，志耘是姑父的独生女儿，和她奶奶，一家共三口人，她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姑姑，在土改运动中牺牲了。当时，她还不满周岁，是由她奶奶一手把她拉扯大的。

一九七一年志耘刚满二十岁，高中毕业。她在她爸爸的支持下，积极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伟大号召，告别了亲人，下了乡，踏上了金光大道。组织上先把她安排在比较富裕的红星公社的一个大队，后来，她听说偏僻的山区永灵公社更需要知识青年，而她也觉得更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，因此经过组织批准，志耘就到全盟最偏僻的永灵公社胜利大队一个小山村落户当了农民。

她下乡后，曾断断续续地给我来过几封信。这些信，字里行间，充满了她对社会主义新山村的热爱，也记录了她在贫下中农的培养下迅速成长的过程。当时，我把这些信都妥善地保存起来，准备在她有一天能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时，好让她看一看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。

现在，感情的潮水冲击着我，我又把这些信翻出来，一页一页仔细地品味起来。……

—

桂芹姐姐：

今天，我在将要战斗的地方，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的一盏小油灯下，给你写这封信。我首先要告诉你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个光荣的人民公社的社员了！

你是知道的，我下乡的过程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上山下乡，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我做为一个共青团员，红卫兵，应该积极带头响应。可是，奶奶不同意，我知道，奶奶是亲我，疼我；可是，我不能迁就奶奶这种落后思想！我认为这

是一场无产阶级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一场斗争，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因此，我在爸爸的支持下，说服了奶奶，离开城市，来到这山村。

今天，村里的贫下中农都热情地欢迎我，就连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孩子，也挤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凑热闹，用小手揪住我的衣襟，向我问好。一张张热情的笑脸，一片片赤诚的心肠，把我迎进一间新打好的土窑：刷得白生生的墙壁上，端端正正地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。热乎乎的炕上，铺着一领黄灿灿的苇席。什么锅碗瓢盆，风箱板凳，样样俱全。乡亲们围着我，亲切地问长问短，感动得我热泪直在眼眶中转，心里感到无限温暖。

一帮走了一帮来，直到晚上，人还不断。大约有十点钟吧，又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是瘦高个，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细长的手指中间，夹着一支纸烟。一进门就说：“欢迎你来我们村！我们招待得不好，你可得多原谅！”看他的打扮，听他的口气，我到底没猜出他是干什么的。我说：“你坐吧，我感到很好，很高兴。”他的眼珠飞快地转动着，给人一种狡猾的感觉。随后，他说了一大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性，要我好好劳动，多挣些工。接着他又说：“咱这儿是穷地方，可不能和城市相比。甭说别的了，就是连个酱油醋，平素也吃不上，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。”其实，爸爸早就给我讲了，一定闯过生活关，越是艰苦才能锻炼人，因此他说穷，我倒没大注意；可他说连个酱油醋也吃不上，在我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，真是这样吗，这时，他却似乎是自言自语：“嗨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娇嫩嫩的女娃娃放着大楼不住，偏要来这穷山沟受罪！”说完，喷出一口烟不作声

了。我心里正在琢磨，这个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，门推开了，一个满脸胡子的老汉走进来，正是今天赶着大车从红星公社接我回来的贫协主任周大爷。周大爷看着那个男人说：“嗨，你的思想工作抓得够紧呀！”那人好象听出话里有刺儿，连忙说：“看周大爷说的，我哪有那个本事。我是和她闲扯了几句。”说着随手递过一支烟去。“我有这个。”周大爷一边掏出烟袋锅一边说，“你可不要跟地富瞎煽惑啊！”那人不自然地一笑：“看这，把我当成了啥人了？”说着朝我这面一瞅，仿佛是故意说给我听：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咱是打心眼里欢迎。我一个贫农，咋能跟上地富煽惑！”周大爷不紧不慢地顶了一句：“有些人就是不欢迎！”那人一看再坐下去也没趣，就告辞了。临出门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我就住在东边那孔窑，常言道：远亲不如近邻，有空过去吧！另外，你如果身子不舒服找我好了。”说完出去了。

“哼，猪鼻子插葱，装的倒象！”周大爷瞅着那人远去的背影说。听着周大爷的话，我说：“他不是自称是贫农吗？”

周大爷说：“这个人来路咱还没有查清。不过总不象是个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，得留点神。”他吸了一口烟，转而起刚才路上的谈话：“闺女，咱村虽不大，可啥人也有哇。今后看人、办事总得用阶级分析分析呀！”他见我只点头，就又说：“闺女，有啥困难只管说。咱这小山村，解放后，变化可真大呵！特别是公社化后，社员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！和旧社会相比，真是上天堂啦！但是，咱这儿毕竟是个山村，还不很富裕呀，还得好好建设……”

我一听，忙抢过话头：“周大爷，穷则思变呀！”

“好！有出息的闺女。”周大爷说道。

临走时，他又嘱咐我：“早点歇着吧，明早可不要睡过头。”我应了一声，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。

桂芹姐，我哪能睡着呢！接触农村战斗生活的第一天，有多少事值得我仔细考虑呀！

天不早了，再谈！

志 耘

70年9月20日

二

桂芹姐：

你的来信我收到了。我一定象你说的那样，既要安下家来，也要安下心来。

我和你谈谈我这两个月的情况：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和周大爷他们一块，下地割莜麦。这儿全是坡地，出门就得爬梁。割了一天地，累得我腰酸腿疼，躺在炕上，动也不想动了。周大爷把我叫到他家，给我端上热腾腾的饭来：“吃吧，闺女！来了咱村，就是一家人。”我端着碗，心里很激动，好久说不出话来。“累吧？”周大爷关切地说，“不要怕。熬个十天半月就好了。”

夜，静极了。明亮的月光照进屋来，如同白昼一样。我睡不着，我想劳动是累啊！可是舒舒服服还能把人锻炼成“钢铁”吗？对不，桂芹姐？

两个月过去了，我再也不感到象头天那样累了。周大爷说我瘦了，但结实了。

你不是问那个细眼人吗？我弄清楚了：他叫王积鑫，会

点医学，成了我们村唯一的大夫啦。我们胜利大队有七个自然村，居住分散，交通不便，附近又没有医院，他当然吃香啦。

桂芹姐，我发现这个人很鬼，站相坐派确实如同周大爷说的，不象个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！就拿我下乡那天，他说，要是有病，叫他一声就行，一副关心群众的样子。可实际呢？病人求上门儿了，他才哼哼呀呀，带理不理的，根本不把病人的痛苦放在心上。就拿那次来说吧：我们西边一间房村的刘二嫂的孩子病了，请他去给看看。哼！他却躺在炕上动也不动，好象根本没那回事。急得刘二嫂都哭了：“王大夫，麻烦麻烦您，给看看吧！”他却悠然自得地吐烟圈。桂芹姐，你说气人不，最后他才慢悠悠地挪起身来说：“我那自留地还没锄，我看让你掌柜的帮帮忙吧。”刘二嫂没法，只得应承下来，王积鑫这才说：“那他二嫂去抱娃娃个吧，我等着。”其实，他也没给看好，还是刘二叔大忙时节误了好几个工，把孩子带到县医院才治好。你看看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！

桂芹姐，我气得把这件事和周大爷讲了：“这哪象咱贫下中农的大夫！”周大爷说：“他仗着有点医道，摆架子，要威风，一年也不摸一下锄头柄。村里贫下中农都有看法。”我说：“这家伙处处想从贫下中农身上捞点油水。”周大爷气愤地说：“不光是这样，他主要是和咱贫下中农没有感情！”我又问：“周大爷，他真有两下子吗？”周大爷说：“懂倒是懂点，可不愿为咱贫下中农治病呀！”说完，他出神地望着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“是啊，能有一个真心实意为咱们贫下中农服务的医生就好了！”我心里这样想着，脱口就说了出来。“对！闺女，

咱们应该有自己的大夫！”周大爷望着我，“你愿意当大夫吗？”“我？”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，“我对医学是一窍不通呀！”周大爷笑了：“刚来咱村时，你懂得庄禾吗？现在你不是也懂点了吗？”周大爷的话就象定心锤，字字句句都敲打在我心坎上了。是呵，过去，在刘少奇之流的破坏干扰下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，贫下中农有病不能及时治疗，如果我能学点医学，为贫下中农治病，这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呵！于是我决心定了：“周大爷，只要贫下中农信任我，我就干！”周大爷笑着说：“好！有志气。我料到你会干的，还有一个好条件，盟里的巡回医疗队要在咱公社办训练班，你去学学嘛！”我高兴地点点头：“那更好了！”

桂芹姐，你说我做得对吗？

再谈！

志 耘

70年11月11日

三

桂芹姐：

有半年没给你去信了，你好吧！

你给我寄来的《农村医疗手册》和《新针疗法》两本书和一包银针，我已经收到了。对于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真不知怎样谢谢你才好。我决心搞好我的工作，解除贫下中农疾病缠身的痛苦，来回答贫下中农和你对我的希望。

桂芹姐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，在革命需要的时候，应该

服从革命需要，绝不能知难而退。因此，我决定当了赤脚医生，并且决心搞好这个工作。我把这事对爸爸讲了，爸爸也大力支持我。去年冬闲，我去公社赤脚医生训练班学习，周大爷赶着马车一直把我送到公社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闺女，去了你说啥也得把这医道学回来，咱贫下中农等着你哩！”这些语重心长的嘱咐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！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半月，回村我就当上了赤脚医生，在党支部的支持下，办起了合作医疗。而王积鑫却借口身体不适，手脚不灵，便推辞了。周大爷说：“这号人，鬼得很，他不来更好，闺女，大胆干吧！鸡不叫鸣天也亮，没有他，咱也照样活得好。”桂芹姐，你瞧贫下中农多支持我！

第二天，我在水利工地上干了一天，有点累，回去就睡着了。突然，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，我猛地坐起身来：“谁？”突击队郭大勇的声音：“志耘，是我。”我又问：“什么事，大勇？”“我妈妈不知得了啥病，烧得直说胡话。”听着大勇焦急的声音，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“你先回去看着，我随后就到！”

窗外，凛冽的西北风卷起积雪，在呜呜的吼叫着。我背着药包，顶着寒风，踏着大雪，摸着黑趑趄起地来到大勇家。果然，郭大妈浑身发烫，一检查是重感冒引起旧病复发。我急忙给她打了针，服了药，一直守在他身边随时检查病情，看护了两天两宿，郭大妈的病才好。

桂芹姐，当我看到自己把一个病人从垂危中医治好时，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呵！郭大妈感激地对我说：“闺女，我可咋谢谢你呀！”我说：“大妈，咱们要感谢毛主席、共产党呵！”“对，要是在旧社会，我得了这病，说不定早就抬出

去埋在乱葬岗子了。”我说：“对呀，如果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，我们哪里会有今天这样好光景啊？”

打这以后，村里的人有个伤风感冒，头痛脑热，再不去求王积鑫了，都来找我。他们高兴地说：“人家闺女看病又细心又得法，真是咱贫下中农的大夫呀！”周大爷可高兴了，“这回咱们可有了自个儿的大夫啦！”他逢人就讲，笑得嘴巴上的胡子都飞了起来。我就解释说：“全是毛主席叫咱办合作医疗的好处哇！”

桂芹姐，说也奇怪，自打合作医疗成立以来，王积鑫手脚也灵便了，有时也出去转转，问问老人们有没有犯病，孩子们有没有碰磕着，好象是关心起大家了，有时碰到我，也还关切地说：“志耘，干的不赖呀！我早就说你有点出息，是块好材地。我家里医书方子有的是，用得着只管来拿。”我有点糊涂了：王积鑫不象别人说的那么坏吧？

可是不久，我听到有人说：“合作医疗长不了。看病打针哪有不花钱的事？还不是秋后扣！刚脱汗毛的个女娃娃，能看好病？还不是瞎猫碰死耗子……”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就去找周大爷。

周大爷沉思着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烟锅子在烟口袋里拧了半天，也没有装满一锅烟。“这些话，已经查明了，全是王积鑫散布的，刚才大勇跟我说王积鑫还有更恶毒的话哪！”周大爷慢吞吞地点着烟。

我疑惑地抬起头：“他？”周大爷肯定地说：“是他！”

“可他最近也主动给人们看病了呀。”我有点不解。

“不能让沙子迷住咱们的眼睛。”周大爷说，“他那是在捣鬼，暗中和咱们比，想挤倒咱们，压垮我们的合作医

疗！”

“想不到他是这样一个两面三刀的人！”我愤然地说。

“他的刀是要砍合作医疗！”周大爷严肃的脸上，刀刻般的皱纹更深了，“任何一件新生事物，总不会安安稳稳成长起来，总有人要破坏和捣乱！”

“对！”我明白了，“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。”

“咋，有信心吗？”周大爷问。

我霍地挺起胸膛：“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，有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，合作医疗非办到底不可！”

“好！”周大爷满是硬茧的手重重拍在我的肩头，“闺女，我们的合作医疗应该办在贫下中农的心里。”

“心里？”我寻思着。

“你应该挨门串户去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了解他们有哪些要求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这样，我们的合作医疗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。”周大爷推开风门，拉我走到屋外，指着眼前景况四起的村庄一字一句地说。

顿时，我的眼界开阔了！

桂芹姐，一写就是几大张，你费心地看吧！

志 耘

71年5月11日

四

桂芹姐：

下乡一年多了，在繁重的劳动面前，在艰苦的条件下，在王积鑫给我制造的困难中，我没有动摇过，也没有哭鼻子。

可今天，我却哭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今年，我们这里自打下种以来，没落过一场雨，地旱得都冒烟了，尽管我们去年整整搞了一冬水利工程，解决了一些问题，但旱象仍然很严重。我们青年突击队面对大旱不低头，提出“天大旱，咱大干，挑水保苗夺高产”的战斗口号，肩挑水桶，抗旱保苗。上午，郭大勇一口气挑了三十担水，真是好样的！突然他说肚子有点痛。我赶忙过去瞧了瞧病情说：“不要紧，可能是喝了点凉水着凉了，吃点药捂一捂就好了。”给他服下药，我劝他回家去躺一会，再说眼看就要晌午了，也快歇歇吃饭了，郭大勇倔强地说：“点滴儿小病，抗抗就过去了。眼下这火烧眉毛的时节，我哪能躺得住！”说完挑起扁担水桶，一溜烟跑了。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油然而生起一股敬意。

不一会儿，我们队的铁柱气喘吁吁地找到我：“志耘，快，快！大勇疼得满地打滚！”我一听急了，扔下水桶就跟铁柱跑。

只见大勇双手捂着肚子，疼得佝偻着身子，额上，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。大伙儿都说：“志耘，快看看，这是咋啦？”我一看这情形，心中有点慌，竟弄得不知所措，一时不知怎样办才好。只是焦急地说：“大勇，你到底是咋啦呀？”

众人一见我也没办法，就纷纷议论起来，有个老汉甚至说：“我看还是请人家王大夫来看看吧！”说着就要打发他儿子走。

“不用！”大勇困难地摆了摆手，“咱信不过他！”

可我，我又有啥办法呢？

“众人不要吵吵！”周大爷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，镇静地说，“志耘，别慌，先检查一下！”

这句话真有效。众人立刻安静下来，而我也象有了主心骨，慌乱的心情顿时安稳下来，忙着细心地检查了一番。

“恐怕是急性阑尾炎。这可咋办呢？只怨我刚才没有检查出来……”我说着，眼圈一酸，泪水差点滚出来。

“是不是要动手术？”周大爷问。我点点头：“嗯。可咱们还不能做呀！”

“来几个人，送公社卫生院！”周大爷听完我的话，果断地说。

我从公社卫生院回来，天已经半后晌了。我怀着惭愧不安的心情去看郭大妈。话还没说，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：“大妈。只怪我，差点把大勇耽搁了……”郭大妈把我搂到她怀中，替我擦去眼泪：“闺女，别难过，送到公社，就不怕了。”郭大妈越安慰我，我倒越难过了：“我算个啥医生呀？”

“怎么，遭点霜就蔫啦？抬起头来！”我的心里象刀扎一样难过，可一听到郭大妈这句话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弱点，顺从地抬起头，看着郭大妈慈样的面孔。

黄昏了，热熏的风吹拂着我的面孔，鬓发向后披拂着。我心里翻腾着，思忖着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走。

真是不凑巧，对面恰恰碰上了王积鑫。他悠闲自得地踱着方步，嘴里哼着小调，我侧着身子扭过脸，想不理他。谁知这家伙偏偏来找茬，幸灾乐祸地干笑了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哼！要是大红公鸡能逮耗子，谁家还养三花猫呀！赤脚大夫，对不？”